

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

精華解析

江統傳

——《晉書》卷五十六

【毛澤東評點批注和講話】

遷亦亂，不遷亦亂。在封建時代非亂不可。千數百年后，得化爲不亂始輯耳。

——毛澤東讀房玄齡等《晉書·江統傳》的批語（見《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》第一七〇頁）

【解析】

江統，字應元，西晉時陳留圉人。初為山陰縣令，后歷任太子洗馬、尚書郎、黃門侍郎、散騎常侍等。

魏晉之際，我國西部和北部游牧的少數民族有匈奴、羯、鮮卑、氐、羌等，史稱「五胡」。隨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，他們逐漸開始農耕生活。為了尋求較好的耕地，他們從東漢開始不斷內遷。魏晉統治者為利用「胡人」當兵和補充勞動力，也往往強制他們遷居內地。胡人內遷的範圍大體是：河套一帶的匈奴人南遷至山西南部的汾河流域；匈奴別部羯族的一部分由西域遷至山西東

部的武鄉（山西榆社）一帶；大漠南北的鮮卑族的一支東遷到今遼寧一帶，另一支則西遷至甘肅、青海；甘青一帶的氏族和羌族，部分遷入甘肅東部和陝西境內，部分南入四川。西晉初年，內遷的匈奴、鮮卑、烏桓等族人達四十餘萬；氐、羌等族人遷入關中的達五十餘萬，占關中人口之半。其中匈奴族居地離晉都洛陽較近。而匈奴勢力強大，人口已達三萬餘戶。西晉統治者利用少數民族上層對內遷各族進行統治。內遷各族人民不僅受本族貴族的壓迫和剝削，還要受漢族地主階級的剝削和壓迫。另外，那些被委任為官吏的各族上層分子，也不滿于自己的處境，往往有意煽動民族仇殺，利用少數民族人民的反壓迫斗争來達到割據稱雄的目的。所以，從西晉初年開始，北方各族人民就不斷掀起反晉斗争。二七〇年，河西鮮卑首領秃發樹機能起兵反晉，占有涼州，斗争持續近十年。二九六年，匈奴人郝度元領導馬蘭羌、盧水胡起兵反晉。關中的氐人和羌人都起而響應，推舉氏族豪帥齊萬年為皇帝，堅持斗争三年之久。

面對少數民族大量內遷，人口繁殖日多，及與漢人矛盾的加深，早在魏末司馬師當政時，鄧艾就建議遷匈奴于雁門，并逐漸遷出與漢人雜居的氐、羌等族。及晉武帝泰始年間，匈奴劉猛反，侍御史郭欽又提出遷徙少數民族的主張。到惠帝元康年間，氐帥齊萬年于關中起兵。可見胡漢關系之緊張，已是『山雨欲來風滿樓』的形勢。這時，江統再次提出遷少數民族于故地的主張，寫出《徙戎論》。但他的意見并没有被採納。原因是：第一，內地的地主官僚等，用少數民族人民為田客、奴婢，已很普遍，統治者確實需要這些少數民族人民在內地供他們勒取和奴役，一旦遷出，他們就會失去大量剝削對象；第二，西晉皇室內爭，常需借助少數民族的兵力；第三，少數民族久居內地，突然讓其遷走，確實有困難。由于民族矛盾無法解決，從江統提出建議起不到十年，西晉

視和侮辱少數民族性質的名稱、姓名、匾聯、碑碣等，都必須予以禁止、更改、封存或收管。中央選以民族區域自治為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—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之內，在中央政府統一領導下，一切聚居的少數民族，建立自治機關，按照本民族大多數人民的和與人民有聯系、有影響的人物的意願，管理本民族的內部事務。同時，中央為少數民族地區培養了大量幹部，幫助少數民族地區發展教育、文化事業，推動少數民族地區進行改革，廢除其剝削和壓迫制度等。這一切使得各少數民族和漢族一起生活在幸福的大家庭里。

【原文】

江統字應元，陳留圉人也。祖蕤，以義行稱，為譙郡太守，封亢父男。父祚，南安太守。統靜默有遠志，時人為之語曰：「嶷然稀言江應元。」與鄉人蔡克俱知名。襲父爵，除山陰令。

時關隴屢為氐羌所擾，孟觀西討，自擒氐帥齊萬年。統深惟四夷亂華，宜杜其萌，乃作《徙戎論》。其辭曰：

「夫夷蠻戎狄，謂之四夷，九服之制，地在要荒。《春秋》之義，內諸夏而外夷狄。以其言語不通，執幣不同，法俗詭異，種類乖殊；或居絕域之外，山河之表，崎嶇川谷阻險之地，與中國壤斷土隔，不相侵涉，賦役不及，正朔不加，故曰『天子有道，守在四夷』。禹平九土，而西戎即叙。其性氣貪婪，凶悍不仁，四夷之中，戎狄為甚。弱則畏服，強則侵叛。雖有賢聖之世，大德之君，咸未能以通化率導，而以恩德柔懷也。當其強也，以殷之高宗而懋于鬼方，有周文王而患昆夷、獫狁，高祖困于白登，孝文軍于霸上。及其弱也，周公來九譯之貢，中宗納單于之朝，以元成之微，而猶四夷

賓服。此其已然之效也。故匈奴求守邊塞，而侯應陳其不可；單于屈膝未央，望之議以不臣。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，惟以待之有備，御之有常，雖稽顙執贄，而邊城不弛固守；爲寇賊強暴，而兵甲不加遠征，其令境內獲安，疆場不侵而已。

「及至周室失統，諸侯專征，以大兼小，轉相殘滅，封疆不固，而利害異心。戎狄乘間，得入中國。或招誘安撫，以爲己用。故申繒之禍，顛覆宗周；襄公要秦，遽興姜戎。當春秋時，義渠、大荔居秦晉之域，陸渾、陰戎處伊洛之間，鄆瞞之屬害及濟東，侵入齊宋，陵虐邢衛，南夷與北狄交侵，中國不絕若綫。齊桓攘之，存亡繼絕，北伐山戎，以開燕路。故仲尼稱管仲之力，嘉左衽之功。逮至春秋之末，戰國方盛，楚吞蠻氏，晉翦陸渾，趙武胡服，開榆中之地，秦雄咸陽，滅義渠之等。始皇之并天下也，南兼百越，北走匈奴，五嶺長城，戎卒億計。雖師役煩殷，寇賊橫暴，然一世之功，戎虜奔却，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。」

「漢興而都長安，關中之郡號曰三輔，（禹貢）雍州，宗周豐、鎬之舊也。及至王莽之敗，赤眉因之，西都荒毀，百姓流亡。建武中，以馬援領隴西太守，討叛羌，徙其余種于關中，居馮翊、河東空地，而與華人雜處。數歲之后，族類蕃息，既恃其肥強，且苦漢人侵之。永初之元，騎都尉王弘使西域，發調羌氏，以爲行衛。于是群羌奔駭，互相扇動，二州之戎，一時俱發，覆沒將守，屠破城邑。鄧鷟之征，弃甲委兵，與尸喪師，前后相繼，諸戎遂熾，至于南入蜀漢，東掠趙魏，唐突軹關，侵及河內。」

及達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于孟津距羌，十年之中，夷夏俱斃，任尚、馬賢僅乃克之。

此所以爲害深重、累年不定者，雖由御者之無方，將非其才，亦豈不以寇發心腹，害起肘腋，疚

篤難療，瘡大遲愈之故哉！自此之后，余燼不盡，小有際會，輒復叛。馬賢怙恃，終于覆敗；段凌臨冲，自西徂東。雍州之戎，常爲國患，中世之寇，惟此爲大。漢末之亂，關中殘滅。魏興之初，與蜀分隔，疆場之戎，一彼一此。魏武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、千萬等，后因拔弃漢中，遂徙武都之種于秦川，欲以弱寇強國，扞御蜀虜。此蓋權宜之計，一時之勢，非所以爲萬世之利也。今者當之，已受其弊矣。

「夫關中土沃物豐，厥田上上，加以涇渭之流溉其烏鹵，鄭國、白渠灌浸相通，黍稷之饒，畝號一鐘，百姓謠咏其殷實，帝王之都每以爲居，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。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，戎狄志態，不與華同。而因其衰弊，遷之畿服，士庶玩習，侮其輕弱，使其怨恨之氣毒于骨髓。至于蕃育衆盛，則坐生其心。以貪悍之性，挾憤怒之情，候隙乘便，輒爲橫逆。而居封域之內，無障塞之隔，掩不備之人，收散野之積，故能爲禍滋擾，暴害不測。此必然之勢，已驗之事也。當今之宜，宜及兵威方盛，衆事未罷，徙馮翊、北地、新平、安定界內諸羌，著先零、罕谿、析支之地；徙扶風、始平、京兆之氐，出還隴右，著陰平、武都之界。廩其道路之糧，令足自致，各附本種，反其舊土，使屬國、撫夷就安集之。戎晉不雜，并得其所，上合往古即叙之義，下爲盛世永久之規。縱有猾夏之心，風塵之警，則絕遠中國，隔閼山河，雖爲寇暴，所害不廣。是以充國、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群羌之命，有征無戰，全軍獨克，雖有謀謀深計，廟勝遠圖，豈不以華夷異處，戎夏區別，要塞易守之故，得成其功也哉！」

「難者曰：「方今關中之禍，暴兵二載，征戍之勞，老師十萬，水旱之害，薦饑累荒，疫癘之災，札瘥夭昏。凶逆既戮，悔惡初附，且款且畏，咸懷危懼，百姓愁苦，異人同慮，望寧息之有期，若枯

旱之思雨露，誠宜鎮之以安豫。而子方欲作役起徒，興功造事，使疲悴之衆，徒自猜之寇，以無谷之人，適乏食之虜，恐勢盡力屈，緒業不卒，羌戎離散，心不可一，前害未及弭，而后變復橫出矣。」

『答曰：「羌戎狡猾，擅相號署，攻城野戰，傷害牧守，連兵聚衆，載離寒暑矣。而今異類瓦解，同種土崩，老幼系虜，丁壯降散，禽離獸迸，不能相一。子以此等爲尚挾余資，悔惡反善，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？將勢窮道盡，智力俱困，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？曰：無有余力，勢窮道盡故也。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，而令其進退由己矣。夫樂其業者不易事，安其居者無遠志。方其自疑危懼，畏怖促遽，故可制以兵威，使之左右無違也。迨其死亡散流，離邊未鳩，與關中之人，戶皆爲讎，故可遐遷遠處，令其心不懷土也。夫聖賢之謀事也，爲之于未有，理之于未亂，道不著而平，德不顯而成。其次則能轉禍爲福，因敗爲攻，值困必濟，遇否能通。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，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，何哉？且關中之人百余萬口，率其少多，戎狄居半，處之與遠，必須口實。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，故當傾關中之谷以全其生生之計，必無擠于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。今我遠之，俸食而至，附其種族，自使相贍，而秦地之人得其半谷，此爲濟行者以廩糧，遠居者以積倉，寬關中之逼，去盜賊之原，除旦夕之損，建終年之益。若憚暫舉之小勞，而忘永逸之弘策，惜日月之煩苦，而遺累世之寇敵，非所謂能開物成務，創業垂統，崇基拓迹，謀及子孫者也。』

『并州之胡，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。漢宣之世，凍餒殘破，國內五裂，后合爲二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，不能自存，依阻塞下，委質柔服。建武中，南單于復來降附，遂令入塞，居于漢南，數世之后，亦輒叛戾，故何熙、梁懂戎車屢征。中平中，以黃巾賊起，發調其兵，部衆不從，而殺羌渠。由是于彌扶羅求助于漢，以討其賊。仍值世喪亂，遂乘釁而作，鹵掠趙魏，寇至河南。建安中，又使右賢

王去卑誘質呼厨泉，聽其部落散居六郡。咸熙之際，以一部太强，分爲三率。泰始之初，又增爲四。于是劉猛內叛，連結外虜。近者郝散之變，發于谷遠。今五部之衆，戶至數萬，人口之盛，過于西戎。然其天性驍勇，弓馬便利，倍于氐羌。若有不虞風塵之慮，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。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，正始中，幽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，徙其余種。始徙之時，戶落百數，子孫孽息，今以千計，數世之后，必至殷熾。今百姓失職，猶或亡叛，犬馬肥充，則有噬嚙，况于夷狄，能不爲變！但顧其微弱，勢力不陳耳。

「夫爲邦者，患不在貧而在不均，憂不在寡而在不安。以四海之廣，士庶之富，豈須夷虜在內，然后取足哉！此等皆可申論發達，還其本域，慰彼羈旅懷土之思，釋我華夏纖介之憂。患此中國，以綏四方，德施永世，于計爲長。」

帝不能用。未及十年，而夷狄亂華，時服其深識。

遷中郎。選司以統叔父春爲宜春令，統因上疏曰：「故事，父祖與官職同名，皆得改選，而未身與官職同名，不在改選之例。臣以爲父祖改選者，蓋爲臣子開地，不爲父祖之身也。而身名所加，亦施于臣子。佐吏系屬，朝夕從事，官位之號，發言所稱，若指實而語，則違經禮諱尊之義；若詭辭避回，則爲廢官擅犯憲制。今以四海之廣，職位之衆，名號繁多，士人殷富，至使有受寵皇朝，出身宰牧，而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稱，子孫不得言其位號，所以上嚴君父，下爲臣子，體例不通。若易私名以避官職，則違《春秋》不奪人親之義。臣以爲身名與官職同者，宜與觸父祖名爲比，體例既全，于義爲弘。」朝廷從之。

轉太子洗馬。在東宮累年，甚被親禮。太子頗闕朝覲，又奢費過度，多諸禁忌，統上書諫曰：

「臣聞古之爲臣者，進思盡忠，退思補過，獻可替否，拾遺補闕。是以人主得以舉無失行，言無口過，德音發聞，揚名后世。臣等不逮，無能雲補，思竭愚誠，謹陳五事如左，惟蒙一省再省，少垂察納。」

「其一曰，六行之義，以孝爲首，虞舜之德，以孝爲稱，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爲職，左右就養無方。文王之爲世子，可謂篤于事親者也，故能擅三代之美，爲百王之宗。自頃聖體屢有疾患，數闕朝侍，遠近觀聽者不能深知其故，以致疑惑。伏願殿下雖有微苦，可堪扶輿，則宜自力。《易》曰：『君子終日乾乾。』蓋自勉強不息之謂也。」

「其二曰，古之人君雖有聰明之姿，叡詰之質，必須輔弼之助，相導之功，故虞舜以五臣興，周文以四友隆。及成王之爲太子也，則周召爲保傅，史佚昭文章，故能聞道早備，登崇大業，刑措不用，流聲洋溢。伏惟殿下天授逸才，聰鑒特達，臣謂猶宜時發聖令，宣揚德音，諮詢保傅，訪逮侍臣，覲見賓客，得令接盡，壅否之情沛然交泰，殿下之美煥然光明。如此，則高朗之風，扇于前人；弘範令軌，永爲后式。」

「其三曰，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爲德，故堯稱采椽茅茨，禹稱卑宮惡服，漢文身衣弋絺，足履革舄，以身先物，政致太平，存爲明王，沒見宗祀。及諸侯修之者，魯僖以躬儉節用，聲列《雅頌》；蚡冒以筭路藍縷，用張楚國。大夫修之者，文子相魯，妾不衣帛；晏嬰相齊，鹿裘不補，亦能匡君濟俗，興國隆家。庶人修之者，顏回以簞食瓢飲，揚其仁聲；原憲以蓬戶繩樞，邁其清德。此皆聖主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。故能懸名日月，永世不朽，蓋儉之福也。及到末世，以奢失之者，帝王則有瑤臺瓊室，玉杯象箸，肴膳之珍則熊蹯豹胎，酒池肉林。諸侯爲之者，至于丹楹刻桷，餼征百

牢。大夫有瓊弁玉纓，庶人有擊鐘鼎食。亦罔不亡國喪宗，破家失身，丑名彰聞，以爲后戒。竊聞后園鑲飾金銀，刻磨犀象，畫室之巧，課試日精。臣等以爲今四海之廣，萬物之富，以今方古，不足爲侈也。然上之所好，下必從之，是故居上者必慎其所好也。昔漢光武皇帝時，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，馬以駕鼓車，劍以賜騎士。世祖武皇帝有上雉頭裘者，即詔有司焚之都街。高世之主，不尚尤物，故能正天下之俗，刑四方之風。臣等以爲畫室之功，可且減省，后園雜作，一皆罷遣，肅然清靜，優游道德，則日新之美光于四海矣。

「其四曰，以天下而供一人，以百里而供諸侯，故王侯食籍而衣稅，公卿大夫受爵而資祿，莫有不贍者也。是以士農工商四業不雜。交易而退，以通有無者，庶人之業也。《周禮》三市，旦則百族，晝則商賈，夕則販夫販婦。買賤賣貴，販鬻菜果，收十百之盈，以救旦夕之命，故爲庶人之貧賤者也。樊遲匹夫，請學爲圃，仲尼不答；魯大夫臧文仲使妾織蒲，又譏其不仁；公儀子相魯，則拔其園葵，言食祿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。秦漢以來，風俗轉薄，公侯之尊，莫不殖園圃之田，而收市井之利，漸冉相放，莫以爲耻，乘以古道，誠可愧也。今西園賣葵菜、藍子、鷄、麥之屬，虧敗國體，貶損令問。」

「其五曰，竊見禁土，令不得繕修牆壁，動正屋瓦。臣以爲此既違典彝舊義，且以拘孿小忌而廢弘廓大道，宜可蠲除，于事爲宜。」

朝廷善之。

及太子廢，徙許昌，賈后諷有司不聽宮臣追送。統與宮臣冒禁至伊水，拜辭道左，悲泣流連。都官從事悉收統等付河南、洛陽獄。付郡者，河南尹梁廣悉散遣之，系洛陽者猶未釋。都官從事

《春秋》一書的要義，是要我華夏漢族居于中原，四夷居于偏遠地帶。因為我華夏漢族與他們言語不通，貨幣不同，習慣風俗大相徑庭，種族也不同。倘若讓他們居住在山河之外的蠻荒地區，與中原地區相隔千山萬水，不再互相侵擾，賦稅徭役不施于他們，正朔歷法不應用于他，因此就可以說：「天子治國有方，四夷安守本土」。大禹平定中原地區，而西戎最靠近這地區。這個民族性情貪婪，凶悍不仁，四夷里面，戎狄兩夷最凶狠。力量衰弱時就順服，強大時就侵犯叛亂。即使是賢德聖明的時代，有德之君，都不能感化引導他們，以恩惠德行使之歸服。當戎狄勢力強盛時，有殷朝高宗在鬼方戰得精疲力竭，周文王因為昆夷、獫狁而憂慮不已，高祖被困于白登，孝文帝駐軍霸上。等到他們勢力衰弱時，周公使九方之夷來朝納貢，漢中宗吸納匈奴諸部為漢朝版圖，即使在元帝成帝時，國力衰微了，猶能使四夷順服。這些都是事實。所以，匈奴請求把守邊塞，侯應向皇帝力陳不可以這樣做；單于在未央宮俯首稱臣，望之談論他沒有稱臣之心。因此，賢能的國君對待少數民族，只能用周到的禮節招待他，同時時刻以強大的兵力防御他，即使他們叩首稱臣，獻財物珍寶歸服，但邊塞之城一定要堅固把守，絲毫懈怠不得；因為四夷性情強暴，并且一旦戰火燃起，軍隊無法遠征討伐，希望這樣能使境內安定，邊疆地區不被侵犯罷了。

「等到周王室失去統治全國的力量，各諸侯國一味征伐，大國兼并小國，互相殘殺滅亡，邊疆地區防守不堅固，各諸侯國各打各的算盤。成狄乘機侵入中原地區。有的諸侯國就招誘安撫他們，充實自己的勢力。所以申繪政變，使宋周滅亡。襄公攻打秦國，立刻使姜戎強大起來。到春秋時期，義渠、大荔就居住在秦晉地區，陸渾、陰戎處在伊水、洛水之間。鄭瞞之族禍害殃及濟水東部，勢力侵入齊宋境內，連及邢、衛兩國。南夷與北狄共同侵入中原地區，中原戰亂頻繁，不絕

如縷。齊桓公奮起攘除中原夷族，北面攻打山戎，來打開通向燕的道路。所以仲尼稱贊管仲，表揚他不使中原被夷族統治的功勞，等到了春秋末年到戰國，消滅夷族的戰爭頻繁，楚國吞并了蠻氏，晉國消滅了陸渾，趙武靈王改穿胡服，开辟了榆中地區，秦國在咸陽稱霸，消滅義渠等族。到秦始皇統一天下時，南面兼并百越，北面趕跑匈奴，五嶺長城上，戎兵死亡無數。雖然軍隊作戰頻繁，賊寇驕橫強暴，但是一世功勞。戎敵奔走離去，當時中原地區再沒有四夷騷擾了。

「漢朝建立，定都長安。關中諸郡號稱三輔，《書·禹貢》中所提雍州，是宗周豐、鎬京的舊稱。等到王莽失敗，赤眉軍起義，西都荒蕪頹敗，百姓流離逃亡。建武中年，任命馬援為隴西太守，討伐叛族羌，把剩餘羌人遷到關中，居住在馮翊以及黃河東部的空地，與漢人雜居。幾年之后，羌族在這里繁衍生息，既依戀這里土地肥沃，又苦于漢人統治者的壓迫。永初元年，騎都尉王弘出使西域，調動居住這里的羌、氏兩族，來擔任西行的護衛。這時，衆羌民驚恐奔跑，互相煽動，兩州的少數民族，立刻都發動起來，殺死將領，攻陷城邑。鄭陟奉命征伐，被打得丟盔棄甲，車毀軍滅，前後兩件事連接，諸少數民族氣焰迅速囂張起來，到了南面侵入蜀漢，東面掠奪趙、魏，沖撞軹關，侵犯河內的地步。等到派遣北軍中侯朱寵率領五營士兵到孟津抗擊羌族叛軍時，十年之間，雙方軍隊都損失慘重，任尚、馬賢僅能戰勝羌族。這種夷族禍害深重，多年不安定的原因，即是因為抵禦者抵禦無方，將帥缺少指揮才能，難道不是也因為敵寇禍起關中，猶如重病難療，瘡大難治的原因嗎？從此以后，關中地區戰火不斷，稍微一接觸，就又侵略叛亂。馬賢猶豫，終於遭致失敗。段濩對着自西向東的交通要道。雍州的戎族，常是國家的大患。中世紀的敵寇，唯以戎賊最大。漢末的戰亂，使關中地區變得殘敗不堪。魏國建立之初，與蜀國分隔而治。邊境地區的戎寇，兩國

都同樣面對。魏武皇帝派將軍夏侯妙才討伐叛軍氏族的阿貴、千萬等，後來叛軍被迫離開關中富庶地區，就趁機讓他們遷移到秦川地區，想憑着弱小的氏寇、強大的國家，來防禦蜀國的侵略。這僅僅是權宜之計，一時之策，不能算是為后代萬世的良策。現在防禦氏族進攻，已深受那時計策的危害。

「關中地區土地肥沃，物產豐富，加上涇水、渭水灌溉一些鹽碱地，鄭國渠、白渠等渠道相通，糧食常常豐收，畝產達六石四斗，百姓們編歌謠歌唱關中的富足殷實，帝王的都城常常建立在這里，沒有聽說過戎狄也應住在這塊土地。不是我華夏漢族，想法肯定與我們不同，戎狄的志向，不和華夏相同。況且由于他們勢力衰弱，遷往離京都較遠的地區，那里漢族上下常戲弄壓迫他們，欺侮他們弱小，使他們怨恨之情深入骨髓。等到繁衍生長，人口多了，就會產生離異叛亂之心。憑着他們貪婪凶悍的性情，胸懷受欺壓的憤怒之情，等待便利時機，就會突然暴亂。可是他們居住在國家疆域內部，沒有要塞屏障的阻隔，漢人沒有防備，易于遮人耳目，暗暗做着各種準備，所以戎狄能滋擾我華夏不絕，殘害毫無防備之心的漢人。這是必然的趨勢，已有事實驗證了。現在最好的方法，是應該趁國家兵力強大，官員還能恪盡職守，遷移馮翊、北地、新平、安定界內的羌族，到先零、罕谿、析支界內；遷扶風、始平、京兆的氏族，回到隴西地區，到陰平、武都界內。國家給予他們路上所需糧草，讓他們足以支撐到目的地，歸附各自種族，還歸舊土，使之隸屬華夏，各種族靠近居住。這樣夷夏不混雜居住，都各得其所，向上符合古代友好相處的道理，向下是世代興旺發達永久的良策。即使戎狄再有侵華之心，戰火燃起之警，那么他們遠離中原地區，隔着千山萬水，即使作害行暴，危害面也不會很大。因此充國、子明能僅憑數萬軍隊控制衆羌人，征召他

們却不與他們交戰，全軍不戰而勝。即使是因有深謀遠慮的良策，難道不是因為華夷各居其所，雙方有別，要塞易守難攻的原因，良策才能够成功實施嗎？

「反對者說：「當今關中的戰亂，已兩年了。將士征伐辛勞，耗軍十萬，又加上水旱災害，連年饑荒以及瘟疫之災，關中人死傷無數。現在寇賊已滅，剩下的人后悔當初追隨叛軍，態度誠懇，都對漢人心懷敬畏害怕之心。關中夷漢百姓愁苦，都盼望着戰亂平息。他們渴望安寧猶如枯旱盼望雨露的滋潤，因此應該鎮撫他們使他們安居樂業。可是你又想挑起戰爭，徒惹事非，使疲憊的士卒，遷徙本存感亂之心的羌寇，讓饑餓的士兵，遷徙缺食的羌虜。恐怕勢力將盡，遷移大業完不成，羌戎離散，想法迥異，前面的危害還沒來得及消除，后面的變故又產生了。」

「回答：「羌寇性情狡詐，擅自自立為國，攻打我漢城邑，殺害當地官員，聚眾叛亂，已一年了。現在他們種族崩潰瓦解，老幼全是我漢俘虜，青年男子投降的投降，逃散的逃散，如飛禽離巢，野獸迸裂，不能再歸于統一。你們難道認為這是挾帶剩餘資本，悔過惡行，返歸善行，感激我華夏的恩德而來歸附我們呢？還是窮途末路，心智勢力都陷于困境，害怕我軍誅殺以至于作此悔過之態呢？你們肯定會說是他們沒有力量反叛，勢窮道盡，無路可走的緣故。這樣，那么現在我華夏能控制他們的生死，讓他們是進是退全隨我願了。凡是那喜歡自己所做的事情的人不會改變事情，安于自己居所的人沒有遷移的想法。在他們自己心存疑慮，害怕恐懼災難會迅速到來時，就可以用軍隊制服他們，讓無人敢違抗。趁着他們死的死，亡的亡，遠離無路，與關中百姓，戶戶都是仇敵，因此可以讓他們遠遷居住，讓他們心里再不懷念關中之地。聖賢的國君謀劃大事，常常在事件未發生時就預見到了，局勢還未混亂時就治理好了，因此，方法還未顯露局勢已平定了，德行還

沒有彰顯就已成功了。其次，聖賢之君能變禍為福，轉敗為勝，遇困境必能成功，遇不利必能暢通。現在你們處在不利之事終點却不想開始改變這體制，吝惜改變道路的艱辛，却得到導致翻車的軌道，為什麼呢？況且關中人口一百多萬，統觀他們的數量，戎狄人數居半，無論居于此還是遷移，都必須滿足這部分人口食糧。如果有糧食缺乏，上頓不接下頓的情況，夷族必當搶盡全關中的糧食來保全生命，維持他們的生計，一定不會擠到溝壑里挨餓，却不進行掠奪糧食來果腹。現在遷出了他們，給予糧食使到達本土，附屬本族，使他們自己養育自己，那麼秦地百姓還能得到屬于自己的那一半糧食。這是給遷移的人的糧食，留給居住的人糧倉，擴大關中之地的狹窄，除去賊寇禍害的根源，有一時的損失，建立終年的利益。如果因害怕這舉手之小勞，而忘却了長安的良策，吝惜片刻的麻煩辛苦，却遺留下了幾世的大患，不算是能開創大業，恩惠后代，為子孫着想的國君。」

「并州的胡人，本是匈奴族凶惡的賊寇。漢宣帝時代，并州胡人受凍挨餓，國家殘破不堪，分裂為五部分，後來合為兩部分，呼韓邪部勢力衰弱，形勢孤危，不能自存，便越過邊塞阻隔，送財物、人質請求歸順漢朝。建安中年，南面的胡人首領也來投降歸附，于是漢帝讓他們進入塞內，居住在大漠的南部。幾世之后，也叛離漢朝，所以何熙、梁懂率領軍隊屢次征伐。中平中期，因黃巾起義，調動胡人兵，但部屬不服從，殺死了羌渠。這時，于爾扶羅向漢求助，來討伐黃巾軍。時值世道混亂，胡人于是乘機而起，掠奪趙魏，直到黃河南部。建安年間，漢帝又派右賢王去卑勸誘留漢人質呼厨泉，聽憑胡人部落散居漢朝六郡。咸熙時，因一個部落力量太強，就分為三部。泰始初年，又增加成四個部落。當時，漢朝內部劉猛叛亂，勾結外虜。時間較近的郝散之變，興起在谷